

包书皮

□方言

炎夏的余热依旧萦绕在街巷，开学的钟声已轻轻敲响了。新课本一摞摞捧回家，淡淡的油墨气息漫开，一年一度“包书皮”，便成了开学季最有仪式感的事情之一。

包书皮，也叫包书面，风趣地说，就是给书本穿了一件“外衣”，给书本加装了一层防脏、防卷、耐水的保护装置！

老底子，一般是用旧报纸、包装纸、旧挂历纸来包的。用旧报纸包，单层不行，太薄，易裂开，必须用双层的报纸包，这样才牢固，用得久一些。在书皮上，端端正正写下科目名与自己的名字，字迹或许稚嫩，却一笔一画格外认真。

用包装纸包书皮，也是相当好，尤其是那种土黄色的“牛皮”包装纸，厚而挺，但似乎可遇不可求。待到用旧挂历纸包书皮，才觉最为顺手。看过去，挺括；摸上去，也厚实；用起来，还耐用；写起来，更方便，顺滑、字迹清楚！

父亲包的书皮相当好，跟书本很贴合，好比量身定做一般，反观自己，包得要是不偏大，要不就偏小一点，用起来没有父亲包得舒服。但父亲工作忙，得等他下班之后熬夜给我包，有一回母亲就替父亲拒绝了我的请求，并告之自己的事情自己做，多包几次，会包得比父亲还要好的——还没忘给我吃一颗补药！

表姐高中毕业后，入职城里的一家银行。那银行宿舍，离我们家蛮近的，她偶尔会来家做客。一次来，见我正伏案包书皮，笑着说：“给我一张挂历，看我的……”

几分钟之后，一本书的书皮包好了。定睛一瞧，哇！好新颖的书皮，有四个“角”，正反面各两个，角呈45°直角三角形，看上去，非常养眼。于是，我缠着表姐连包了好几本，直至她手酸了才罢休。这种带“角”的书皮，更耐用，更能保护书本，但包的时候也更费时费力。

上五年级时，我们学校边的小卖部里出现了一种塑料书皮，有红

色、绿色、黄色等多种颜色，它是“现成”的，犹如穿衣服一样，书面书底上下一套进去，就算包好了。零花钱多的几个同学，争先恐后地购买了塑料书皮。没过多久，小卖部又来了一批新货——印有孙悟空或葫芦娃或水浒人物之类的彩色塑料书皮。一开始几分钱一个，后来涨到几毛钱一个。这些书皮看着是方便的，套上便能用，可也有短板，一是普遍偏大，用着用着，书本就会悄悄溜出来、滑出来，即书与“皮”不贴合；二是有气味，有些味重，闻之难受；三是成了部分同学的“掩护对象”，把金庸武打书套上彩色塑料书皮，上课不听，继续偷看武打书，不过，这点把戏逃不过语文老师的火眼金睛；四是质量参差不齐，有的塑料书皮薄一点，用的时间就不长，不到三个月，就坏了，裂开了，塑料厚一点，那么书面上的一些字，就不易看清。比较过了，便知谁高谁低。从性价比而言，挂历书皮用得最为舒心、最为惬意！

时光飞逝，等小女上学了，各色各样现成的书皮，更多了。有一种书皮，又称为“书膜”，它就像透明黏胶一样，只不过比透明胶要厚，且带有一点磨砂，透明度还是高的，看得清书面上的字。书膜，有各种尺寸，一般文具店都有卖的，大一点的书膜，一张能包三四本书。买回家，把书膜和新书的表面用干抹布擦干净，接着，将书放在书膜上比画出位置，依着大小剪好，继而把书膜的一角撕开，对应地粘贴在书本的一个角。慢慢地顺带地粘过去，可用直尺帮忙，把书面上上下下、左左右右捋刮一遍，刮平刮服帖，书皮就包好了，好比手机贴膜一般。

包书皮，既是对书本的保护和爱惜，更是对“知识”的尊重，最好自己动手，亲自包。

包书皮，是开学的序章，一纸书皮，裹住崭新的书页，也裹住了美好的时光。



资料图

一纸书衣

□王建勇

贯千年

“书衣”通俗地讲是包裹书籍的套子，包书衣也叫包书皮，然一字之别，气象迥异。“皮”仅言其功用，而“衣”则赋予了温情与仪态，显得更加文雅、生动。

东汉许慎《说文解字》言：“帙，书衣也。”唐代诗僧皎然在《答苏州韦应物郎中》一诗中曰“书衣流埃积，砚石駸藓生”，那时书衣是用布、帛制作。

北宋至清中期，印刷术得到广泛应用，图书采用蝴蝶装、包背装、线装等装订形式，由一张张书页和前后封皮构成。

清末民初，西风东渐，机器铅印与“洋装书”携其精平装之分，冲击着传统线装书坊，书籍的封皮成为商品的一部分，然而，爱书之人的惜物之心并未因此泯灭。鲁迅先生便常以素纸包书，且工于修裱。郑振铎等藏书家，于战乱流离中抢救珍籍，往往亲自为之装订护持。

记得我读小学时，每学期老师发下新书，教室里便弥漫着墨香与窸窣声。面对崭新的课本，我们都会用旧报纸、旧挂历、牛皮纸等包书衣，以保护书籍。家里条件好一点的同学，则直接套上从文具店买来的塑料书衣，既漂亮又快捷。买来的书衣虽省却了包的麻烦，但也失去了包的过程中一种特有的乐趣，也是有得必有失吧。

包书衣，一般要准备好小刀、尺、剪刀、笔、纸等，假如包得熟练，则准备好了包书衣的纸，再一把小刀就够了。

包书衣时，首先把书本放在要包的纸上，纸的总长度一般要比书的长度长10公分，也就是书的上下各长5厘米。

书衣的宽度一般是书本宽度乘二（也就是封面+封底）加书本厚度（即书脊），再在书本左右各预留10厘米。

包书衣时，要把纸对折，书脊（即书本厚度）中线放在纸的对折线上，书本上下各留5厘

米，左右各留10厘米，书也就放在书衣的中间了。

接着，在书脊上下左右两边用笔做好记号，用剪刀各剪5厘米长度，然后把这上下5厘米折叠在书脊下面，把书本左右预留的10厘米折叠成5厘米宽度（也就是折叠成双层），四个角再经过刀割、折叠、翻转等，书衣也就包好了。

那时，好多同学都喜欢用旧挂历作书衣，我倒喜欢用牛皮纸做书衣，牛皮纸色泽温润，质地柔韧又挺括，有种不事张扬的朴素大气，牛皮纸还很耐磨。

最后，我们会在包了书衣的语文课本上写上“语文”、数学课本上写上“数学”……再写上年级、姓名等。

据说，作家孙犁晚年身体不好，包书衣成了那时孙犁晚年调节身心的最佳方式。孙犁会边包书衣边思考，在这一过程中，孙犁更是随手记录了自己日常所思、所想、所闻，独创了一种写作形式，后来，他将这些文章结集出版，书名就叫《书衣文录》。

孙犁在《书衣文录》中写道：“利用所得废纸，包装发还旧书……然后题书名、作者、卷数于书衣之上。”

他在一则“书衣”文中写道：“一九七五年，十一月十六日上午，冬日透窗，光明在案。裁纸装书，甚适。”寥寥数语，跃然纸上，墨痕与纸痕交错，书衣之于孙犁，早已超越保护层。

包书衣曾是我们那个年代开学季的一大特色。裁剪时的审慎，包裹时的专注，题写时的郑重，共同构筑起一份充满仪式感的开学序曲，一种对知识的敬畏。

那种发下书本人人包书衣、珍惜书籍的场景，至今令人难忘。一纸书衣贯千年，变的是材质，不变的是那份惜书爱书之心。



资料图